

陈 · 染 · 文 · 集



沉默的左乳

2

站在无人的风口
潜性逸事
麦穗女与守寡人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破开
沉默的左乳

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染文集



沉默的左乳

2

江苏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左乳

作 者:陈 染

责任编辑:陈咏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875 插页2

字数:280,000 1996年12月第1版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301—15,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94-3/I·944

定 价:1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 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名使你怦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

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掬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

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氛围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

远远不是那样性急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准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迦西亚·马尔柯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一九九六年初

目 录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蒙 (1)
站在无人的风口	(1)
时光与牢笼	(16)
潜性逸事	(32)
麦穗女与守寡人	(61)
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	(77)
饥饿的口袋	(86)
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102)
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	(123)

凡墙都是门	(141)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168)
沙漏街的卜语	(214)
破 开	(255)
沉默的左乳	(283)
角色累赘	(302)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跋）

.....	戴锦华 (386)
-------	-----------

站在无人的风口

我第一次接触古老悠远的“玫瑰之战”，与我在十三年之后从某种高处，从心事重重的玫瑰丛里所怀的感悟大相径庭。我站立在无人的风口，了望到远古年代的那丛玫瑰仿佛穿越流逝的时光，依然矗立在今天。虽然已是风烛残年，但它永无尽期。我从历经数百年的它的身上，读懂了世界悲剧性的结构，我看到漫长无际的心灵的黑夜。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为此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但每每想到这部书稿只能是一本哑谜似的寓言，使人绞尽脑汁去猜透其中的含义，便情不自禁把那开了头的草稿连同个懒腰一同丢到火炉里去。我只能从它的余烬里拣出一星枝蔓散淡的什么。它的暗示不通向任何别处，它只是它的自身。

十三年前我住在P市城南的一条曲曲弯弯的胡同尽头的一所废弃了的尼姑庵里。

那一天，惊讶而恐惧的阳光闪烁不安地徜徉在凸凹的细胡同路面上，那光辉的表情正是十六岁的我第一天迈进那所破败荒废的尼姑庵的心情。已近黄昏了，这表情正犹豫着向西褪尽，它慢

慢吞吞来来回回穿梭在蓬满荒草败枝的小径之上，涂染在面庞黧黑的碎石乱土之上。我做出安然自若、心不在焉、毫无感伤的样子，伴随着黄昏时分一声仿佛从浓郁的老树上掉落下来的钟声，一同跌进了地势凹陷于路面很多的庵堂的庭院。

尽管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仍然对我所要暂时住宿的新地方怀有一种期待。我以为它会是像我在许多中国古老的寺庙绘画上见到的那个样子：庵门温和恬静地半掩着，里边有银子般闪闪闪亮的大理石台阶，有泛着浓郁木香的高高阔阔的殿堂，有珍贵的金器，乌亮的陶器和老朽漆黑的雕木。然而，当我呼吸到庭院里的第一口气息之后，我便明白了我那微薄的梦想又是一场空。这里除了一股窒息凝滞的薰衣草气味和满眼苦痛而奇怪的浓绿，以及带着久远年代古人们口音的老树的婆婆声，还有四个硕大而空旷、老朽而破败的庵堂，余下什么全没有。

我警觉地睁大眼睛，生怕有什么动的抑或不动的东西被遗漏掉，担心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遭到它的惊吓或袭击。树木，衰草，残垣，锈铁，断桩，水凹以及和风、夕阳，我全都把它们一一牢记于心。

若干年以后，当我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庵堂的庭院，无论什么时候想起它，我都记忆犹新。

一个对世界充满梦幻和奇异之想的十六岁女孩子，来到这里安身居住，决不是由于我个人情感的毁灭，那完全是个人之外的一些原因。而我家庭的背景以及其他一些什么，我不想在此提及和披露。

事实是，我在这里住下来，住了四年半，我生命中最辉煌绚丽的四年半。

当我穿过庵堂的庭院东看西看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异样感，它来自于埋伏在某一处窗口后面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像一根苍白冰凉的手指戳在我的心口窝上。我沿着那股无形的戳动力方向探寻，我看到前院一级高台阶上边有一扇窄小肮脏的玻璃窗，窗子

后边伫立着一个老女人或老男人的影像。实际上，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光光亮亮的脑袋悬浮在伤痕累累、划道斑驳的窗子后边。

我是在第二眼断定那是个老女人的。她虽然光着头，但那头型光滑清秀，脸孔苍白柔细，很大的眼孔和嘴巴被满脸的细细碎碎的纹络以及弥漫在脸颊上的诡秘气息所淹没。那神情如此强烈地震动我，使我触目惊心。所以，当我的眼睛与那触碰着我心口窝的凉飕飕的目光相遇的一瞬间，我立刻闪开了。

我定了定神，想再仔细地看一眼那脸孔，这时那窗子后边已经空了。我有了勇气，伫立不动凝视着那扇空窗子。慢慢我发现，那空窗子正替代它的主人散发一种表情，它在窃窃发笑，似乎在嘲弄它外边的纷乱的世界。

我逃跑似地疾速朝着后院西南角落属于我的那间小屋奔去。我走进家人为我安排好的临时住所，紧紧关闭上房门。这是一间湮没在西边与南边两个庵堂夹角的新式小房子，房子的天花板很低，墙壁斑驳，有几件旧家具，简单而干净。室内的幽寂、湿黯和一股古怪的香气忽然使我感到释然。在墙角洗脸架上方有一面布满划痕的镜子，我在它面前端坐下来。于是，那镜子便吃力挣扎着反映出我的容貌。我对它观望了一会儿，忽然哭起来，我看到一串亮亮闪闪的碎珍珠从一双很大的黑眼睛里潜然而下。十六岁的眼泪即使忧伤，也是一首美妙的歌。一天来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个时刻。我一边哭泣，一边在裂痕累累的镜子前从各个角度重新调理了我的全部生活，像个大人似的周全而理智。

我长长地沉睡了整整一个夜晚。这一夜，我的一部分大脑一直忙碌于新生活的设计与编排。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无数的梦境已把我来这所庵堂居住之前的全部岁月统统抹去了。

那是个多雨的季节，我正在一所中学读初中，我照常每天去学校上课，一日三餐全在学校食堂里用饭，吃得我瘦骨伶仃，像一枝缺乏光照和水分的纤细的麦穗在晚风里摇晃着大脑壳。那时

候我是个极用功的女学生，带着一种受到伤害的仇恨心理，一天到晚凡是睁着眼睛的时候全念书，睡眠总是不足，而那些乏味枯燥的书本每每总是使我昏昏欲睡。于是，我发明了一种读书法——边走边读。

每天傍晚时分，我从学校回到家就拿出书本到庭院里边走边读。晚霞总是染红西边庵堂顶部的天空，庭院里老树参差茂密，光线格外黯然，庵堂的大窗子像无数只黑洞洞的大眼睛盯着我缓缓走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远离喧闹人群的幽僻处所，我凭着身体而不是凭着思想知道，这地方从来就应该属于我。这里的幽暗、阴湿、静谧以及从每一扇庵堂的吱吱呀呀的沉重的木门里漫溢出来的阴森森的诡秘之气，都令我迷恋。

我每天进进出出的时候，都要对着前院高台阶上边的那扇窗子了望几眼，那里好像永远静无生息地酝酿什么，那个老女人只是静静地伫立窗前向我张望，目光含着一股凉飕飕的清澈。这种安谧与凝滞带给我一种无法预料的恐惧，我很害怕她有一天忽然冲我嘿嘿一乐。我始终对她怀有一种提防的渴望。

无论如何，有一束安静的目光伴随我进进出出，总能消解一些孤单。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长久地怀念着那棵年代久远的老桐树。

正是夏季，有一天傍晚我照例在庭院里走来走去，慢慢默记着英国古代历史上那个著名的“玫瑰之战”事件。我一遍又一遍重复默念着一四五五年到一四八五年这个年代。兰加斯特家族与约克家庭进行了一场由权位之争而引发的混战，前者的族徽为红玫瑰，后者的族徽为白玫瑰。在混战中两个家族互相残杀殆尽……我默记着从久远年代渗透过来的历史的血腥，默记着他们怎样一代一代变成残灰焦木，变成一逝不返的尘埃。我仿佛站立在一处通向历史与未来的风口，看到古老而辽阔的欧洲平原上，空漠苍凉的巷道里，人们厮打追杀的景观，一把把银光闪亮的兵器随着头颅一同落地，血像一簇红红的水沫，伴着洪荒时代的潮流走进

历史，然后逐一淹没近代、现代和今天……

那个年代久远的历史事件本身，如今已无足轻重，但是从现在起便有一个沉重的隐喻在我心头弥漫，尽管我当时并不懂得它。

院落里浓郁的老树伸手摊脚地摇荡着绿茵，小风柔和地在我身体与衣服的空间爬来爬去。我感到有些累了，就倚在那棵树冠蓬然、根部盘结收缠在土地之上的粗壮的老桐树上，感受着树叶们吵闹的静谧。

后来，我听到一阵轻微的叹息声，我警觉地四顾了望，周围什么全没有。我抬头仰视上空，如盖的浓荫微微颤抖，像一叠叠绿云在波浪，那种巨大而缓慢的蠕动，使人感到一种高深莫测的浮物正罩在头顶俟机降临。

接着，我又听到一声长长的气息，这一次听得格外清晰真切，似乎那凉飕飕的气息已经逼真地贴在我的后脖颈上边。我猛地转过身子并且向后闪了一步。

接下来是两个并行的场景：

A：身后依然什么全没有，想象的一切荡然无存。但那种空落和死寂使我觉得危机四伏，隐约感到有一双带寒气的眼睛正潜伏在已经糟朽了的庵堂圆木柱子后面，隐匿在后院与前院之间的那半截断壁残垣的夹缝里，悬浮在满院子的老杨树、珙桐和杉树们高高密密的茂叶上边，像无数探头探脑的星星趁着老树们闷闷地摇头摆尾之际，从浓密的树冠缝隙向下边覬覦……

B：我惊恐地转过身之后，看到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确切地说，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长衣在奔跑，衣服里边没有人，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揸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上边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

我惊恐万状，努力命令自己清醒，告诉自己这肯定是一场梦。我挣扎了半天，终于清醒过来。应该说，是我的肩和手最先醒过

来，它们感到一种轻轻的触压，凉飕飕的手指的触压，接着我的脑袋才醒过来，睁开眼睛。接下来我立刻被眼前的事情惊得一动不动：前院高台阶上边那扇污浊不清的窗子后面的老女人正站立在我面前，她在向我微笑，我如此真实近逼地看到她的脸孔与身体：她的五官像木雕一样冷峻高贵，端庄的前额由于布满纹络，看上去如一面平展展的被微风吹皱的水湾的图案。光滑的头颅苍白得闪闪亮亮，她的眼睛黑漆漆凹陷进眼眶，有如两团沉郁的火焰，那眼睛仿佛是有声波的，随时可以说出话来。她的身体已经萎缩了，干瘪枯瘦，没有份量。

这个老女人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就用她的身体告诉我，这是一个靠回忆活着的人，今天的一切在她的眼睛中全不存在。

老女人的出现打断了我的关于恐怖场景的想象及编排，也打断了我许多天以来按部就班、枯乏无味的书本上那些关于玫瑰战争的记忆。

她动作迟缓地递给我一张图案，并且出了声。

“男人，”她说。

我熟悉这声音，沙哑、低柔，这声音仿佛是我自己的声音的前世。

我低头观望那幅图案，图案的底色是赭红色的，浓得有如风干的血浆，带着一股腥气。两把银灰色的木质高背扶手椅互相仇视地对立着，椅子上边是空的，没有人。

我说：

“男人？”

老女人说：

“两个。”

我两次低头观看那幅图案。

这一次我仿佛看出了什么，那两把高背扶手椅带着一种表情，它们硕大挺拔的身背散发出一股狰狞的气息；雕刻成圆弧状的墩实的木椅腿像两个格斗前微微弓起膝盖的斗士的壮腿，随时准备

着出击；两个空落落的扶手正像两只冰冷的铁拳护卫在两侧，铁拳的四周弥漫着一股阴森森的杀气。

我不知道是否受了老女人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的某种暗示，接收了什么神秘的气息传递，反正我忽然看出来那两只高背扶手椅的表情。

待我抬起头打算询问什么的时候，那老女人已经离开了，我的肩膀上还留有她的枯槁如柴的手指凉飕飕的余温。

天空慢慢黑下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拉上窗帘。窗帘是我这一生中最不能缺少的东西之一，我不能想象没有窗帘的生活。无论多么硕大多么窄小的空间，只要是我一个人独处，总不免习惯性地沉溺于无尽无休的内心活动，而我的眼睛和神态就会不由自主地出卖我，哪怕窗外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没有灵性的漫漫长夜，哪怕只有低低絮语的游子般凄切的风声。

我把老女人丢在我手里的那幅图案漫不经心地斜倚在书桌与墙壁之间。洗漱一番之后，我便躺下来继续看书。

我的生活像一条小溪被人为地改变了渠道，但无论多么纤细渺小的溪流都会努力寻求一种新的惯性和归宿。我的生活完全湮没在读书这个惯性中。能够一个人独自呆着，就是我的归宿。

我继续玫瑰之战的默记。

兰加斯特家族即红玫瑰代表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大贵族的利益，约克家族即白玫瑰得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新贵族的支持，最后约克家族从兰加斯特家族手中夺取了王位。世世代代连绵不息的争战与硝烟，使人民饱经灾难，人们自相残杀，社会经济完全耗尽。

对于战争的厌倦使我昏昏欲睡，我仿佛看到了笨重的木质战车坍塌在荒原之上，那残骸仍然在慢慢燃烧；断裂的轮胎仍在弥散出一股烧毁后焦糊的恶臭；一堆堆古老扭曲变形的锈铜烂铁重新排列成崭新的兵器，像一队队待命出征的士兵；骷髅们正在抖落掉朽烂不堪的盔甲军衣，在夜空的一角慢慢从旷日持久、亘古